

時 擊

刊 月 半

· 第二卷 · 第十一 · 二期 ·

二期抗戰新階段中我們重要的任務……………馮副委員長

壹國賊是世上最醜惡的毒物……………吳稚暉

批判侵略者的基本理論……………純 青

日本陸軍的力景……………大晚報

侵略者的頹勢……………鄭森禹

· 敵情報導 ·

阿部內閣的窮途

外交新動態

經濟總崩潰的開始

公債紙幣發行額劇增

東京十七萬貧苦家庭

太行山隘七勇士……………水 公

杭州去來……………劉良模

我懷念呂梁山……………黑 丁

寫在後面……………編 者

· 小統計 · 補白 ·

念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出

二期抗戰新階段中 我們重要的任務

——在中央紀念週報告詞

馮副委員長

在統帥領導之下，二十八個月的堅持抗戰，使我們已經進入了二期抗戰的新階段當中。

去年的這個時候，十月尾，正當二期抗戰開端，統帥勉勵全國軍民以「共矢持久不屈之決心，執行全面攻擊之戰略，不假不撓，努力奮鬥，則抗戰彌久，精力彌充，戰區愈廣，敵力愈分，縱不問國際變化之如何，而敵人必以久戰疲竭而覆敗」。一年來的事實，證明我們是在本著這段話指示而努力，敵人也一次比一次遭受更慘重的失敗。

在武漢撤退五個月之後，敵入方拚湊了四個師團兵力，傷亡了一萬五千人，暫時搶奪了南昌，但南昌四圍的激烈戰鬥，仍然繼續，武寧之戰，敵人的死傷五倍於我，高安之役，城內敵軍全被殲滅。今年五月，敵入又用十萬多人發動鄂北戰事，妄想殲滅大洪山一帶我軍的主方，我們軍隊渡過襄河襲擊，切斷敵入後路，敵入在三天之中，潰退五百多里，傷亡兩萬多人，而且疲敝的士卒任我俘虜，軍需器械，任我收取，這證明二期抗戰中我們在軍事上有很大的進步，而更大的進步，則表現在最近湖北的大捷，和空軍的勝利上。

這兩次勝利的經過，各位都很清楚，不必再說。湖北勝利的意義，是我們進步了，更加進步了，進步到一個新階段，並且軍事的進步，還配合着政治的進步，軍民合作是湘北勝利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前方，敵後，大後方，和中樞施政的改革，又是軍事進步最重要的基礎。

和我們相反，敵入是由最初開戰的優勢，變到和我們平衡；現在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就是繼續衰落下去，要變成劣勢。軍事方面的兵力不夠，戰鬥力減弱，運輸困難，反戰運動高漲。政治方面的財閥與軍閥爭，海軍與陸軍爭，陸軍自己間的鬥爭，和在華軍人關東軍與華北，華南日軍間的彼此鬥爭，再加上政黨間的鬥爭，和日本人民反軍閥官僚的鬥爭，簡直是矛盾百出，危險萬狀。經濟方面的軍需原料不足，工業衰退，食糧恐慌，對外貿易日益減退，軍費已經支出了一百七十萬萬元，公債積疊到二百萬萬元，紙幣惡性膨脹，現金已經完全耗盡。這種情形，在我們堅持抗戰的條件之下，還要加速地發展下去。

國際形勢之於我們有利，敵人外交之孤立，也是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的強硬態度，海空軍的集中太平洋，對於我們至少是一種強有力的精神支持。就是英法也仍然保持着過去同情於我的態度，相反地，在敵寇方面，蘇日關係依然緊張，日美關係日趨惡化，日英關係，候都要多。本來，武漢撤退以後，由於我們的繼續打下去，國際援助就逐漸增多。但還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切實而踴躍。最近美國對日表面弛緩，骨子裏面仍然是暗鬥不已。總之，我們「得道多助」外援

將一天此一天增加，而敵人不但得不到國外的援助，而且引起國際上日益增加仇恨和攻擊。

我們要認識，要抓緊，要把握目前這個新的有利的形勢，本着總理所教訓我們的，作「有膽識，系統有紀律的奮鬥」（總理演講詞）「要靠黨員成功，不專靠軍隊成功」，使我們抗戰的力量，更迅速地一天一天地強起來，敵人更迅速地一天一天地弱下去。以達成我們最後勝利的目的。

怎樣去作「有胆識有系統有紀律的奮鬥呢」？第一，就是要「有系統」認清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努力去完成它。第二，就是要「有胆識」。認清了當前的任務之後，勇敢地不怕困苦地，懷着必然成功的信心去努力。最後就是要「有紀律」，服從最高統帥的指示，有計劃地分工合作地不達目的不止地去努力。

那麼，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呢？現在提出十點來，請各位指教。

第一，要本着總理教訓，始終如一地徹底完成抗戰建國的任務。總理在國民黨宣言旨趣之說明一節講演中說：「我們從前革命均不收到好結果，就是因為革命沒有徹底成功，其原因大都是我們同志負責任，沒有始終如一，所以不能貫徹革命主義」抗戰建國的任務，是實行我們三民主義最重要的步驟，我們要完成這個革命任務，必須始終如一地奮鬥。我們能有今天的成績，由於

第二，蔣議長在四次參政會開會的時候說：「談到建設，首先要有適當的人才，我們必定要將全國的人才集中一起。當前真是中國爭存亡決生死的關頭，凡我國人有一分才，一分力，都要為國家來貢獻。盼望各位同人竭盡心力，號召國人，聲應齊求，推舉賢能，協助政府，來完成抗戰建國必需的一切建設。」這真是目前的一件大事，我在這裏再給各位講一件魯亮儕的故事，原文見袁子才記魯亮儕文，記載上所說的是：魯亮儕曾奉河南田巡撫諭，往追中牟縣印。魯奉命而行，但見沿途百姓戴草

慰留原任縣長。當時魯就非常奇怪，直至離中牟縣城外若干里時，更見許多穿長掛的人也在那裏懇求免予撤換縣長，諷詩的人的聲音都非常堅決，態度很嚴肅；就在這時，人羣中却有人說：「管他是什麼人，只要與他做官就好，其他都不必管他。」魯聽了心裏覺得很奇怪。後來與舊縣官談話時，覺得他的言談與儀態都不對，於是就問他：「那末你到底為何被免職呢？百姓為何又這樣的對你好感呢？」舊縣官說：「你有所不知，我是雲南人，在北京候補二十年，才做到這一個官，我家甚貧，家裏僅剩一個老母，我無以親兩天吧了，就遭到這樣的結果」。魯聽後沒有什麼表示，但要求讓他洗個澡。在洗澡的時候，忽然拍水而起，躍入池子，在水都沒有擦乾時說：「我凡夫也！」就此回到省城，待見田巡撫時，田巡撫問：「舊縣官說把你都連累不是不是？」魯說你還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人哩！見到南北司時，南北司都說：他真是個傻子，人家連搶印都但搶不到，你為何空手而歸？好好的把一顆已經到手的印丟了。第二天，巡撫又在署中召見他，那時儀式是很嚴重的，兩傍站的都是官吏，巡撫說：「命你去追印，現在追回的印放在那裏？」魯說：「這還是在前任官縣的手裏，我沒有去追回」。巡撫說：「這是何故？」魯說：「巡撫你錯了，大君子愛人以德和能，我在途中見到與聽到衆百姓那種愛護他的情量，我大受感動了！況且當今是以孝治天下，前任縣官確是大孝子。我實不忍去追回他的印綬，我不能如此做，我更不配追回以自任，好在外而候補官甚多，他們誰都可以去接替，我決不去」。巡撫聽了默然無一語，這時司道就命令他出去，魯就向外走。當走到廊簷不時，巡撫忽然命令他回來，一面把自己頭上戴的帽子脫下來，強要戴到魯的頭上。一面對大衆說，這是天下第一等奇男子，他才真真為國家愛惜人才，他才是真真愛國的人，兩傍的人聽了都非常感動；但問那原任縣官已走，如何最好？魯說：「我能追及，巡撫當即下諭令魯前去追趕，魯奉命一直追到長

辛店盧溝橋一帶，才把前任縣長追回。各位請想：魯亮儻是怎樣的一個奇男子，他是怎樣的愛護國家人才，大家聽了能不感動嗎？可見是國家的人才，我們寧肯犧牲了自己的職位，給他發展才能報答國家的機會，自然，更不許有排擠，傾軋的事發生，過去曾經有安徽省政府人才被擠的事，雖然在各省政府裏面，工作成績很好，終結不能繼續下去，這是國家的損失，抗戰的損失，也是本黨的損失，盼望能本著總裁的意思，糾正這種毛病，為國家集中人才纔好。

第三，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本來是總理的教訓，也是本黨五全大會的決議，本屆參政會又通過這樣的議案，蔣議長在休會辭中也說：「提高民權，加強國本，應為最要之務；」並且說：「深信本屆會議，以此案為最重大之貢獻。」盼望本黨同志和今天在這裏的同仁，善體斯旨，積極宣揚三民主義，宣揚實行憲政，以定國基，以求永久治安的道理，要積極領導黨外人士和全國同胞為這個工作而努力。

第四，二期抗戰新的有利的形勢之中，敵人越困難，越沒有辦法，就越妄想利用汪逆漢奸等所組織偽機關，來分裂我們抗戰的營壘，來破壞我們的持久戰爭，所以自從汪逆公開投倭之後，反對妥協投降的思想，消滅一切漢奸組織，粉碎一切敵人的陰謀活動，就成為我們重要的工作。自然，敵閥之間，新舊漢奸之間，爭鬥甚烈，汪逆在玉梁諸逆心目中，是「孫子輩漢奸」，故汪逆聯合傀儡組織的醜劇，迄今未能開演。不過，敵在湖北失敗以後，可能利用汪逆敷衍場面，所以我們用各種具體的行動來打擊漢奸，消滅漢奸就更重要了。

第五，孫子兵法用間篇上說：「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這句話可以說明促進偽軍反正工作的重要。現在由於我們的堅持抗戰，由於我們大大小小的勝利，由於僞軍士兵將領的充滿民族意識，由於敵人的殘酷待遇，僞軍反正的浪潮一天一天地高漲；但我們不能認為滿足，對沒有反正的偽軍如何去爭取

乎已經反正的如何加以訓練？如何給以建功立業的機會？反正將領如張慶餘等，如何給以獎勵和報國之道，這都是要我們去研究和努力的。

第六，根據剛才說的孫子上的那一段話，促進敵軍反正的工作，也是極為重要的。敵軍反戰日益增多，由自發的到有組織的，由消極的厭戰到積極的反戰，由個別的反戰到集團的反戰，由陸軍的反戰到海陸空軍的反戰，特別是殖民地軍隊的反戰，日本國內人民的反戰，都是一天比一天更擴大；但是我們還要推進敵人的這個缺點。現在日本的鹿地亘，青山和夫諸志士都在我們這裏，我們怎樣幫忙他們去擴大敵軍的反戰，擴大敵國殖民地人民的反戰，並且怎樣改進我們現在優待俘虜的工作等等，也都是我們亟需研究和切實去實行的。

第七，注重敵後工作，統帥二期抗戰要旨中的指示，這一點在今天更加重要，在軍事上，要繼續發展敵後的游擊戰爭，以「反掃蕩」去粉碎敵人的「掃蕩」，要積每天各處的小勝成爲一個極大的勝利，經常給游擊區的抗戰部隊以必要的武裝補充。在政治上，要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和國民公約，使得敵後的每個同胞都能起來參加抗戰，起來撲滅漢奸組織。在經濟上，要破壞敵之建設和開發，要改善敵後同胞的生活，救濟他們所遭受到的水旱災荒。

第八，今天國際形勢於我有利，可是我們還要努力爭取外援。首先要本着總裁的意思，認清我們爭取外援的意義，就是說，先有了自力更生，只要我們自己能打勝仗，我們才能夠得到外援；不然，空幻地希望人家援助我們，或者更不爭氣地希望人家來調停我們的戰爭，那是一種大錯誤，所以我們必要在自力更生的立場上去爭取外援，去促進中蘇中美的外交，去繼續英法的外交，同時不可忽視的是抗戰以來各國人民對我們精神上和實質上的援助，我們必須設法使這樣的援助增多，至於和各弱小民族的聯絡，在歐戰爆發以後，我們更須積極去作的了。

第九，我們目前的重要任務雖多，但千言萬語，歸根結底，只在「實行」二字。記得總裁曾經在訓話中說過一個故事，就是總裁和英美友人見面時，請他們批評我們的抗戰，他們不肯發表意見，堅請他們發言，他們才說：「你們的計劃一切都很好了，就是缺乏實行。」英美友人的這個意見，對於我們應該寶貴的，我們要檢查一下，抗戰以來，我們政府有個什麼好的決議，最高統帥有個什麼指示，這些指示與決議我們已經實行的有多少，沒有實行的有多少，我們要貫徹實行，實作，實幹，實踐，實做」的精神，才能真正有迅速的進步。

最後，我們還不能等着政府的決議，領袖的指示之後，才去努力作抗戰建國的工作。總裁曾經說：爲了一段公路的小小事件，他曾經下三四次命令，還等了一兩月工夫，才完成了任務。我們聽了這話，真應該自己警惕，要知道我們工作不是爲着領袖，不是爲我們的職業，而是爲着我們不努力就要作亡國奴，我們自己懈怠一分，抗戰就受一分損失。希望各級黨部負責同志，各級公務員，努力自動地去負起職責，去作抗戰建國工作才好。

以上是我們目前重要的任務，我們必須積極完牠，以推進目前有利的形勢，使我們能最後把敵寇完全驅逐出國境。

小統計

我國與敵國

銀行準備金比較

| | |
|-------------|---------|
| 中國銀行 | 百分之六五·二 |
| 中央銀行 | 六七·四 |
| 交通銀行 | 六〇·〇 |
| 中農銀行 | 六九·九 |
| 我國各銀行準備金平均數 | 百分之六五·六 |
| 敵國各銀行準備金平均數 | 百分之二四·一 |
| 中國比日本比例爲 | 三·一 |

日本入超

| | |
|-------|---------------|
| 一九三七年 |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 |
| 一九三八年 | 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
| 一九三九年 | 五四六·〇〇〇·〇〇〇 |

敵戰後新稅及增稅統計

| | | |
|--------|---------|-------------------|
| 一九三七年 | 藏相結城增稅 | 三六〇百萬元 |
| 一九三八年 | 「支那事變」費 | 三〇〇百萬元 |
| 一九三九年 | 本年度增稅 | 一九五百萬元 |
| 戰後新增租稅 | 總計 | 二〇〇百萬元 一〇五五百萬元 |

物用的，直是欺害同胞，於狗屁，放狗屁，放狗屁。(二)又有什麼防共，從汪賊口裏放出來，已自己矛盾可笑，而且你的矮腳爺防共，也在張鼓峯跪下去，你的高鼻公發聯的企圖，為什麼又有借多少金馬克與蘇聯的事實？防共乎，乃侵略之口頭禪，汪賊夫婦的作用，是離開抗戰陣容，使敵人吞棗而已。幸而諸位嚴正駁斥，大都發揮已盡，決無我來結縶之義務。我祇當自己失了身分，我不要算他的朋友，就是算他的孝子慈孫，亦百世不能改。我既到西湖的岳王墳，叫我安能不張開了發衣，對他們夫婦淋頭滴面的灑上一泡。所以要代四百五十兆同胞洩普天之公憤，就顧不得我自己的身分了，這是一件很對不起言論界的事。又有以為你既承認做過他朋友，「古人交絕，不用惡聲」這恐怕引用典故，稍有錯誤。交絕不出惡聲，只是對着私怨而絕交，甚或對主義有殊而絕交，就是在逆去漢口言共，我曾罵之為偽君子而止，似乎措詞亦激烈，然細按並無惡聲。若人而一為賣國賊，則得罪百世祖宗，得罪萬代子孫，直猶犬之不如，無復再當以人類，再當以高等動物目之。如蒼蠅蚊蟲，惟有撲殺而已。不能撲殺，惟有揮斥而已。故凡有做賣國賊的，無論其人因賣國而做到什麼富貴，什麼煊赫，什麼幾代富貴，如吳三桂尚可喜等，貢獻其全部，封到王侯，洪

承疇等死了猶龍扛出材，終之百世之後，萬人吐罵。即他們晚爺的子孫，亦弄個逆臣傳二臣傳來，溺得他淋漓滿面。因為既做賣國賊，即無復人類，非復高等動物，此亦人類一點道德之大防。否則做了賣國賊，出賣祖宗得罪子孫，還要對他客氣，那末全世界的弱國，還有性命可保嗎？因為每一個賣國賊的舉動，終要害死千萬同胞，方換得他們短命的富貴。又至少害得千萬人，做幾百年奴隸，換得他們少數人的舒服。祇比百斯萬毒菌，還要毒上萬倍，如何不罵到他蛆虫不如，方有戒心。這古今中外，打一張合同，算賣國賊是最醜惡的毒物。可憐，何以汪精怪賊夫婦，陷落到這個畜生道以下的一道。如其還有蛆虫去做汪精怪的應聲蟲，真無形容詞可以失他的身分了。

說到這裏，朋友又來給我汪賊八月九日在廣州播音演講，要我批評。我來批評賣國賊的狗放屁，我已經不大高興。但也不免苦眼睛不看，看他一看，豈知一看的好處，却發見了汪賊夫婦，做賣國×的前身。原來他們是先學三等妓，拿三等娼妓的工夫，來做賣國技倆的。那三等娼妓，也算倒楣，平地被賣國賊污辱。恕我止好游擊批評幾句，當然我就有嚴正，也不願意使用。怎麼樣遊歲呢？那個演講到來，有位朋友先看，大叫也，汪精怪又上上海一次，便學會了小東門妓女的調調。他說「各位同胞，如今我在

廣州，向你們廣播着，眼裏雖然看不見你們，心裏早已和你們一起的。如今身體也和你們在一起了，說不出的感動，說不出的興奮，」那種窩窩滴滴的嬌音比一隻獅子還自在軟媚。無異那媚妓說，「好人啊，我想你在船上做工，還天天想我，現在我已睡在你的懷裏了，你是何等感動，何等興奮，」被這朋友一揭穿，我也不覺笑到口都合不攏，就一口氣不停的看下去，倒也開胃健脾，忘了他是賣國，尙當它是笑林廣記不肯漏過一字，看完了，便說不批評不批評還拿媚妓的口吻，總括他的調調，便是說，「好人啊，你曉得嗎，家花不及野花香，家花又會愁長短，野花又會解愁長，你長眠在我的懷裏，楊梅瘡是我你好勿勿有格，我已經搭爺叔安藤說過，你怕打手常在門口跑，爺叔可以叫我們跑開格。好人啊，你聽我的話，一點勿會錯格。」然而這套工夫，用來賣淫有效，移做賣國，正好搓手無法罷了。哈哈，我還有什麼批評，鳥呼！一落千丈，說到「安藤最高指揮官，」已不覺道逢劍車口流涎，自然王克敏梁鴻志也要瞧不起你，先進廟門三日大，我們是老漢奸，警則參多，你是新漢奸，警則兒子，自然「安藤最高指揮官」，還是你的小晚爺。若跟你來做灰孫子的漢奸，正好對城門口小鬼兵鞠躬而已矣。你自己三等娼妓之不如，還要來迷人去同落水，有那瘋子嗎？鳥乎！

侵略者的窮途

批判侵略者的基本理論

純書

(一) 汪逆倒毒

「愛日本的日本人」室伏高信，自稱又溺愛中國，愛北平的古色黃昏，愛上海的人烟雜沓，愛揚子江頭的夏柳清風。他致書給中國的智識階級，具道戰線歸來的日本戰士，一概感揚中國人愛國，中國人勇敢。（見日本評論七月號）但是「中國人」，沒有一個要厭惡室伏，而願意回答一聲。九月二日室伏由博多搭乘飛機來華，作日本「民間使節」，於九月七日訪問「中國的漢奸」汪逆。據日本評論十月號刊載「汪兆銘會見記」一文所紀，室伏要求對汪逆陶逆（希聖，彼此以「愛國者」的資格交換意見。汪逆戰戰兢兢說：「我們的運動，在貴國的佔領地域內，在貴國所要求的，第一是要做自由國民，我們爲這你相信日本當局吧！」「帝國主義」已經不存在於日本的中樞。一在種種的甜許密語裏，室伏提出了基本理論——東亞協同體問題。

汪陶二逆皺緊眉頭，汪逆說：「『東亞協同體』這個字面，中國人很難理解。你們譬如富有者，不明白窮人心理。」又說：「我自己，非常了解貴國的立場，無奈中國人均不諳解。中國的智識階級，對貴國狐疑恐懼；嘗過苦羹的中國人民，無不以為『東亞協同體』乃征服者的思想。」在一個魔窟，開盛大的晚餐會，汪逆招集其部下歡迎這位異國的佳賓，因爲任孫總理遺教裏，找不到那個生硬名詞，於是建議：「協同體理論的真意在那裏，我知道了。但中國方面，通知大亞洲主義，內容是一樣的。貴國採用『協同體』之名，中國以大亞洲主義表現『協同體』內容，不就好了嗎？」倒毒得很，這個取巧並沒得室伏的同意，他回答說：「貴國訴於貴國的名詞，是政治秘密，本未嘗不可，但是兩國該有共同的理想，並理論化之，才可以指導大眾。」

(二) 協同體的兩面

連漢奸不接受的「東亞協同體」理論，它所發生的根據在那裏呢？
近衛聲明「建設東亞新秩序」，在理論方面即是「東亞協同體」；問題很重要，我們對這個理論，不應該一笑置之。第一，矢崎彈說

：「送幾萬英靈水眠於大陸，從日本人民榨出幾十萬萬的國幣花於大陸，唯一所得，只是相顧失色，知道中國不可侮，並衆口齊聲要求再認識中國。」（日本評論四月號）因為「再認識」了中國的民族問題。以為對華實行「帝國主義政策」不可能，於是產生「東亞協同體」理論。今年正月中央公論尾崎秀實的論文，特別着重這點，「東亞協同體」的最主要一面作用，在於迷蒙日本奴化中國的關係，是日本對中國的意識武器。

但在另外一方面，主張以改革日本國內社會機構，作為建設「東亞協同體」前提，誇耀「協同體」理論，高於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這種主張張透「協同體論」大部，因此之故，據說平沼對此理論，甚為冷落，就這一點看，「東亞協同體」為日本法西斯主義，於國內法西斯運動，亦起相當微妙的作用。如果忽略了這點，即對於「東亞協同體」，便不能作正確的批判。

(三) 『亞洲的歸亞洲』

許多「協同體」論文，像日本社會或日本的法西斯運動一樣，表現了極其駁雜。各人有各人的觀點，哲人三木清站在超民族的理性及道義之上，尾崎秀實站在東亞經濟集團的經濟利益之下，嶺山政道強調地域的運命，井伊亞夫從文化史演繹觀念論，不一而足。假使我們追問這班人：為甚麼中國人要跟你們「協同」？他們的總答覆是：「上帝的東西歸上帝，凱撒的東西歸凱撒，東亞的東西歸東亞！」換言之，除了找到一條地域接近的原因以外，便無對中國人說教的理由。也就是說，「協同體」這個東西，除上方成美引用江戶時代日本學者佐藤信淵的一點淺薄理想以外（經濟學者旬刊一月一日號）在歷史上在社會上在哲學上他們都不能證明它是「東亞的」；有之，便是像近衛向潛在於中國國民之間的所謂「東洋的本能」惡忌

招魂（見日本評論八月號）而已。這實在是欲蓋彌彰，東亞協同體乃吸捨着西方「全體主義」的唾餘，赤裸裸的帝國主義侵略論。它與孫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完全不同，中國的大亞洲主義繼承東方文化的遺產，但並不立脚於地理的界限。孫中山先生說：「俄國最近的新文化，極合我們東方的舊文化。你們日本民族得到了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文化的本質。」（大亞洲主義）他相信俄國，懷疑日本：「日本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呢？或是做東方王道文化的干城呢？」因受歷史及現實客觀條件限制，日本只配是日本，不配是「東亞」，所以我們要對日本說：中國的東西歸中國，「我們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力，要訴諸武力！」（中山全集一七三七頁）

(四) 『非帝國主義論』

在消極方面，東亞「協同體」假託近衛聲明：不要求割讓土地。不要求賠款。這個前提，企圖隱蔽日本對華用武非帝國主義行動。又在政治領域及在經濟學上舉出了論證，像谷口古登，他列舉：（一）日本無過剩資本可以輸出（脆弱），（二）日本非金融寡頭政治（日本封建勢力的問題），（三）日本資本在滿洲沒有投放自由（現在已是財閥的天下），（四）日本於大陸不支配政治（只支配傀儡）。（大意見日本評論八月號東亞建設的理窟）谷口用量的現象的，掩蓋了本質。我們承認日本資本主義的主觀力量及發展階段，絕對不足以吞滅整個中國；就是說，傾日本所有資本不足以開發中國資源，傾日本所有商品不足以填滿中國市場，傾日本所有武備不足以佔領中國全土，這是事實，這個事實便是產生「非帝國主義論」的現實根源。但是儘管「不足」。日本資本還要向大陸滿洲流注，日本軍隊還是在進行征服中國的侵略行為；在本質上，絲毫不減帝國主義的色彩。反之，正因經濟力量不足，故意以軍事冒險代替。

這裏在理論上，他們首先要迷糊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所謂「東亞協同體」他們認為即是要建立東亞聯邦，「東亞聯邦是高度的『國家結合體』，比現在任何國際關係都密切，在實際上及道義上，日本負組織者的責任。」「參加協同體的各盟國家，內部無外交關係，對外則外交統一，軍事亦必須統一。」（評論一月號）我真相請教山崎靖純一下，不知他在那本政治學上發現無外交與軍事的國家？在「國民建設」上田工也同樣地，畏敬及思慕日本的「國體」，他說，日本對中國，要結成爲互相調和的高次體系（該誌一月號）。在這樣政治體制之下的經濟關係，收山崎理想：第一「滿」華三國實行「適治適業」的產業分配，第二，三國通貨結成連鎖的關係，第三，限制協同體內的貿易，積極向外部輸出，提高綜合的輸入能力（大意見評論一月號）。總而言之，由日本支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假使這樣說不是帝國主義，那麼世界上的無所謂殖民地，帝國主義這一個名詞，也根本不存在了。

(五) 民族問題

「協同體」理論不能效希特勒高唱「血比水濃」的民族主義。主觀主義者的三木覺得日本國內既提倡民族主義，否認中國的民族主義，殊屬矛盾。船山信一亦抱同樣的趨向，即所謂對中國的民族主義，重新考慮。考慮的目的，是要緩和中國民族抗日的情緒，但是三木和船山們偏受了攻擊，例如新明正道指斥其「違背事實」，中日兩民族不可以等量齊觀，「協同體理論埋沒了民族」（湮沒優秀的征服民族）；杉山平助尤其主張「二物合併，一定有征服及被征服」，日本一定要征服中國，罵三木大開「調和之門」。因爲日本民族優越的不可抹殺，所以「協同體」必須超越民族。三木指出「合理性」與「道義」一類的倫理範疇，要溝通民族界限。船山說「東洋的全體思想特別在家族」，然而「中國的家族主義是關門的，日本的家族主義是開門的。」（見改造三月號）三民主義的思想性格從這一切的話裏，

加說羅輯的推論，協同主義的民族關係，是家長制的。爲了要保持家長關係，有人甚至主張把「東亞協同體」改做「東亞綜合體」。因爲「協同」是西歐的，「綜合」是東亞的（谷口）。一個民族對他民族享有家長的監督權利，說是解決了民族問題，要收拾中國民心，要中國人不抗日，日本學者真是白癡！

(六) 「協同體」在日本國內

「協同體是甚麼」？岡本清一的意見可以代表，他說：「協同體是資本主義終焉以後次代的社會姿態。它一面反對社會主義，站在第三的歷史立場。」協同體以國家爲據點，故首先要建設國民協同體，然後建設東亞協同體。「國民協同體」即是「農民有農村協同體，勞動者有企業協同體。」（見國民建設二月號）這裏我們要問：日本國內是否已經實行了「同主義」？曰，未也。日本之右翼的協同主義者，「正過着修造生活」（徘徊）。他們批評「現在的日本政治只有政策」，談不到主義，我們不禁又要問：滿洲實行了協同主義沒有呢？曰，沒有。他們承認，「滿洲建設與三千萬的滿洲農民無有關係」，「日本佔領地域的經濟建設，都是資本主義的營利主義。」（國民建設一月號視察滿洲及中國）換言之，協同主義只是一種才在萌芽的空想，在日本國內某種場合，則被用爲右翼法西斯要奪取政權的欺騙宣傳。協同體不能否定資本主義，用不着說：它與西方法西斯主義本質，沒有不同，但更反映日本資本主義的封建性脆弱性及複雜性。其次日本政權還不是完全法西斯的，所以協同體理論也便帶了一半在野性。

(七) 「協同體」與漢奸

然而協同體理論必須與漢奸理論溝通，日本要求周逆佛海修改三民主義，繆斌斌發明了「新民主義」，都是爲這個緣故。當中最重要的第一步工作，是把民族主義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精神勾消

。這就是汪逆所謂「大亞洲主義」，可與東亞協同體內容相同，經逆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民族主義，是「天下」的民族主義——把民族擴大為「四海兄弟」，讓日本進來。請日本進來後，還得尊之為主人，陶逆希聖說：「日本今後在東亞及在中國的地位，中國人不能否認。」（日本評論十月號）其次還須承認日本侵略中國為合理，汪逆說：「不得日本的援助，中國革命永不能成功」，經逆更把民生主義的「唯物因素除去，他說「有德此有土，版圖擴大或喪失，是道德消長之徵。」（支那去年十月號）就是說日本「有德」，故日本可以佔領中

國土地。經逆不但以奴隸道德詭媚異族，且將鬥爭的政治生活，歸宿為宿命的宗教，他說：「政治主權不在於人民，在奉行天道之人。」「天道公平無私，幫助有德。」就是說，「天道」在日本，吾人不可抗。漢好的理論工作，這様地，但是接着第二步已經開始，他們還需要接受「協同主義」，以與中國的共產主義（連重慶的中國中央政府包括在內）對立，例如在汪逆的政綱中已經寫下：「吾黨以反共精神為黨是。」一定有一天，他們會喊出，「協同主義正是我們「純正的三民主義」的母親呀！這還漢奸！（大公報）

日本陸軍的力量

日本陸軍究竟還有多少，是目下相當重要的問題。在戰爭開始的時期，日本常以「能動員一千萬兵」豪於世，但自「武漢會戰」後，所謂「能動員一千萬兵」的可能性已逐漸被世人知道其難於實現了。因為戰爭是暴露國家真像最兇猛的運動，也是暴露國家真像最迅速的運動；因為戰爭愈持久，交戰國雙方的真像就愈暴露無遺了。

從「七七到武漢會戰」，日本原擬以二十六個正式師團（即自第一師到二十五師團，與一近衛師團）及二十五個預備師團（即第一零一師團到一二五師團），合計五十七一個師團，來解決中國及應付當時國際環境。不料這一計劃被中國的「正面撤退，後面游擊」的戰略吞滅了，截至今為止，日本所遺留的這種軍事危機，不僅沒有終止而且仍在

擴大演變中。

從武漢到現在，日本擬以三十六個正式師團（即自第一師團到三十五師與近衛師團）及三十五個預備師團（即第一零一師團到第一三五師團），合計七十一個師團，來解決中國及應付現時國際環境，不料這一計劃又被中國「後面擴大游擊，前部反攻」的戰略吞滅了。截至現在為止，日本所遺留的這種軍事危機，不僅沒有終止，而且更在擴大演變中。

從現在到將來日本必需冒險的三訂擴軍計劃以「擺脫」此種日益擴大的軍事危機，他們可能於短期內成立正式師團五十一個及預備師團五十個，合計一百零一個師團，來解決中國與應付一觸即發的國際緊張局勢。假設實現此計劃在營中需要二百五十萬以上的壯丁，合計需要八百萬以上的壯丁軍役。但在經過兩年戰爭的今天，因為壯丁，武器，糧食三條件在日本已成爲絕大的問題，要

執行這計劃就很難了。

吾人並不從數量上將日軍估計過低；但吾人相信日軍第三期擴軍計劃很難成功，因為，日本陸軍數量的頂點不能到一百師團，日本陸軍數量的頂點在七十一個師團之現時行將終結，即現在在之三十五個正式師團與三十五個預備師團及一近衛師團時代。

吾人也不從質量上將日軍估計過低；但吾人相信日軍第二期擴軍之質量比第一期差，即七十一個師團時代比五十一個師團時代差，這在武漢會戰以後之戰爭中絕對的証實了。因此從質量上說，日本陸軍的頂點在五十一個師團時代是最最高峯，在七十一個師團時代已經下降，若再勉強發展到一百零一個師團時代，比強國之師團圍去甚遠，比中國陸軍的戰鬥力也會相差很遠。

目前已達頂點



侵略者的頹勢

鄭森禹

一 對我新進攻的慘敗

歐戰爆發後，日本國內一部份人士居然稱之爲「神風」，以爲乘這國際局而混亂之中，可以肆意趁火打劫，一鼓而屈服我國，並重發一次歐戰財。可是風雖吹來，却是逆風；火雖燒起，却難打劫。這一點，日人之稍具常識者，也不得不搖首。問題是：它的雙腿既已給中國絆住，動彈不得，那里還有餘力再能稱心如意的去暢行其新的打劫。

但自然，除非全部崩潰，日閥的野心是永遠不會消散的，「神風」固好，不是「神風」也得掙扎。掙扎，首先是表現於對我新的進攻上。這也正是跟着阿部內閣所聲明「不介入歐戰而致全力於解決對華事變」而來，企圖儘先結束在華戰爭，以便應付國際新形勢。

可是一切都失敗在軍事上，進攻長沙之役，日兵被殲達三四萬名，其他損失無算，它雖然還企圖以「戰略撤退」的詞句，來掩飾敗績，但我們只要看一看它在事前的大吹大擂，便可以想見其狼狽了。不僅圍攻長沙的湘鄂贛戰事慘敗，其他如在晉東南；晉西，冀中，浙西，以及粵省中山一帶，日軍也屢吃敗仗。西尾壽造建立侵略軍總司令部以來，非但一籌莫展，且是每况愈下。

與軍事上失敗的同時，日本對我的政治進攻，也一無所成。汪逆偽組織預定雙十節可以袍笏登場的，但直到目前，還是接不上「椅子」。汪逆跟王逆梁逆等的爭執不下，反映着日本內部矛盾的深化。當然，除了偽組織本身的胎病之外，日閥也許還有更大的陰謀，幻想以延緩汪逆偽政權的成立，以誘引我整個的投降，這陰謀是毒辣的。我全國人民與我政府當局未爲這個陰謀所乘，已把種

種謠言予以闢正，而所謂美大使提出「和平建議」，蘇聯提出「要求」，英大使「斡旋和平談判」等等，也給蘇美各國當局相繼否認，日閥政治性的謠言進攻，也終於着失敗。

二 國際活動的碰壁

爲圖打開其本身的孤立地位，並從而孤立我國，日閥最近的國際活動，非常積極。對於蘇聯，諾門罕事件對蘇再屈辱之後，日閥滿望能夠由此而進步，調整日蘇關係，解決偽滿邊境糾紛，甚至簽訂不侵犯條約，以使蘇聯停止援助我國。然而事實適得其反；邊境談判以蘇態度的強硬，迄無結果，且有引起新的衝突的醜聞。同時，蘇聯在平、津、滬等地領事館的停止工作（縱非關閉，也等於虛設），至少是表現兩國關係的日益疏淡。更重要的是，跟着我國抗戰的堅強，蘇

聯援我行動也越發積極化，這已經由最近許多事實加以證明，用不到我們在這裏多說。日閥對於蘇聯真是無可奈何的。諾門罕戰事日閥自己便招承死傷達一萬八千人之多，（十月三日陸軍省在地方長官會議上報告），其損失的慘重可知。窮途末路，日閥日前居然大造其蘇聯向我提出種種要求的無恥謠言，以圖博得歐美以及我國動搖分子對它的同情，並鼓動英美諸國向我壓迫，其計雖毒，無奈謠言終是謠言，經不起鐵的事實的一擊，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除蘇聯外當前在遠東舉足輕重的是美國。日閥最近對於美國的拉攏也無所不用其極。它用威脅利的手段，企圖迫美國放棄遠東，至少不妨礙其侵略行動。它又以接受美國投資其軍事佔領區為引誘，希望即將滿期的美日商約，能夠有利於它的續訂。但是，美國之不會放棄其在遠東的利益，却是最明顯不過的事情。十月十九日美駐日大使格魯在東京美日協會上的演說及二十日夜美國務卿赫爾關於上海租界問題的聲明，又可證明美國態度的強硬。我們對於格魯演詞雖不能估計得太高，但美日關係之難以圓滿協調，乃是誰都承認，九月十九日東京朝日新聞也早已明白表出：「日美關係未許樂觀」，它舉出七七以來日美糾紛事件已達六百件以上，認為美國對日的惡感，實難消釋，而對於最近美國在太平洋軍事設備的加強，尤為畏懼。

我們當然絕不應該空想美國將如何制裁日本，而把抗戰信心依存於美國，但我們對於美日間的矛盾，如能好好地運用，促日本國際地位更進一步的惡化，是可能的。顯然，日閥對蘇對美外交都趨失敗，英法對日閥雖然較易妥協，然而英法自顧不暇，只要我們能隨時加以警戒，日閥的陰謀，不難粉碎。

三 內部危機的深化

對我新進攻失敗，國際孤立地位打不開，隨之而來的，日閥內部危機的深化，是必然的。

在政治上先天本就不足的阿部弱體內閣的動搖，日見露骨，阿部於登台之初，原有強化首相職權，以落實總動員，集中力量，應付事局之議，但這不祇是剝奪了各省大臣的權力，而且削弱樞密院的職權，因此引起極大的摩擦，終由於官僚大本營樞密院，堅決反對，阿部不得不知難而罷。同時跟強化首相職權相連繫的，還有所謂「少數閣僚制」，阿部內閣中各省大臣兼職所以如此多，其原因之一，便是少數閣僚制的推行。阿部原想把商工，農林兩省併為產業省，遞信鐵道兩省併為交通省，厚生省仍歸併於內務省，但在爭奪權利的政治舞台下，結果不僅併省難於實行，連兼職也受到種種的糾紛，特別是商相伍堂之兼任農相大遭農林省官

僚及大地主們的反對。傾軋多時伍堂終於不得不讓出農林省的地盤，由有名的大地主頭目酒井，繼任專任農相。接着而來的，聽說內務省與厚生省，遞信省與鐵道省，都將相繼分家。倘使貿易省再正式成立，則所謂「少數閣僚制」，開條即反而增多。說起貿易省問題，那真是又使阿部內閣啼笑皆非，貿易省優奪外務，大藏，商工，農林，拓務諸省的職權，引起各省的反對，尤其是外務省方面反對更甚，配合着「外交爛」之爭，以貿易省問題為導火線，外務省竟惹起了滔天大浪，幾乎折了阿部內閣的台。目前這一風潮雖在表面上略見緩和，但貿易省問題的僵局依然存在，阿部內閣還是動盪不定。這幾天日閥國內有「清算現行政治機構復活政黨內閣」的傳說，這無疑的暴政變的預兆。政黨內閣的復活，當然尚非其時，但值得注意的，這一消息主要是由軍部機關報國民新聞所播送，軍部將藉口再發動一次政潮，是非常可能的。總之，阿部內閣的壽命一定不久，日閥內部糾紛，正方興未艾。再加以財政經濟的日益窘迫，人民生活之愈趨困苦，（迄至九月底止，連未報證券等在內，國債額已達二百零二億五千四百萬元。又，由於糧食恐慌的嚴重，最近日政府已發動總動員法中糧食統制一項，限制人民吃）強弩之末，日閥正面臨着種種巨大的難關。（星島日報）

敵情報導

阿部內閣之窮途

外交農商各省風潮迭起

急進軍人大表不滿

阿部內閣(國新社特訊)由貿易省設置撤起軒然大波之開端。日本外務省風潮，經過「信播地」旬日的騷動，雖然已於十月十三日解決，但阿部內閣的威信，却因此大大失墜，在外務省事務官聯名提出辭職之初，輿論譁然，大多數人均認為彼等騷動，雖藉名「外交一元化」，但實屬一種派系鬥爭和「下剋上」的行動，紊亂官紀，此風不可長，阿部首相初時亦欲以強硬手段處理此事，以懲戒免官相恐嚇，然辭職之官，團結甚堅，有護閣長老會為之後盾，駐外使領館為之遙作響應，反對阿部內閣的軍部急進派更乘機抨擊阿部，野村谷次官等，隱為聲援，故阿部首相不得不對彼等屈服，返還彼等的辭呈，全部接納彼等的要求，以後貿易省成立，商務官的任免權依舊由外務大臣掌握，於是一場風波復歸平靜，不過，一般輿論認為貿易省官制本由閣議決定，今竟因下僚之要挾，朝令夕改，有損政府威信，大加指謫，商工省方面以政府此種讓步與創設貿易省的原意相違，表示不滿。

農相兼

其質朝令夕改，還不止外務省風潮一事，阿部內閣成立之初，為討好軍部，曾標榜軍部平日所主張之少數開發主義，伍堂商相兼農相，小原內相兼厚相，永井遜相兼鐵相，阿部自兼外相，定額十四名閣員中，只有十人，農林省官及農業團體的巨頭有馬賴寧伯，酒井忠正伯等，以伍堂氏為農業門外漢，其所措施又重商而抑農，大為不滿，拒與合作，提出農相專任口號。伍堂初尚堅持，但以有馬，酒井等代表大地主貴族的勢力，殊不可悔，阿部乃又讓步，逼伍堂辭兼職，以酒井為專任農相，放棄少數開發主義，酒井與有馬等跟伍堂鬥法時彼此相約不乘機奪取農相一職，今竟自食其言，亟欲一過大臣，可見日本政治道德的墮落。

首相戀棧厚

可是阿部首相並不因其政策的失敗，而目的掃地及輿論的攻擊而稍萌退志，在十月十六日閣議席上，阿部宣告外務省風潮解決經

派閥鬥爭

外務及農林省糾紛雖已告一段落，但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商工省因伍堂商相的更迭村瀨次官一系的人物便被村瀨大刀闊斧地清除，其中被調往偏僻的商工省官係，擁戴當時的滿產黨部長長厚省，稱為大陸派，不絕向村瀨進攻，池田商相時代商工省內已起村瀨洋聲運動，今次伍堂商相為謀所謂「日滿支綜合經濟計劃」的加緊實施，調用熱誠滿滿情形之岸信介為次官，而左遷村瀨為物價局長次長，村瀨忿不肯就，商工省內的局課長等大部份為村瀨系，且以學校出身論，多為岸信次官的老前輩，不肯屈居岸氏之下，大為動搖，現已提出辭職者有寺尾貿易局長官，小島然科局長官等，商工省的大加更換恐不可免。

出窮

事，又醞釀風潮，近年商工省內有所謂吉野系，與村瀨系的鬥爭，自一九三六年，小川商相時代村瀨任次官以來，吉野系的人物便被村瀨大刀闊斧地清除，其中被調往偏僻的商工省官係，擁戴當時的滿產黨部長長厚省，稱為大陸派，不絕向村瀨進攻，池田商相時代商工省內已起村瀨洋聲運動，今次伍堂商相為謀所謂「日滿支綜合經濟計劃」的加緊實施，調用熱誠滿滿情形之岸信介為次官，而左遷村瀨為物價局長次長，村瀨忿不肯就，商工省內的局課長等大部份為村瀨系，且以學校出身論，多為岸信次官的老前輩，不肯屈居岸氏之下，大為動搖，現已提出辭職者有寺尾貿易局長官，小島然科局長官等，商工省的大加更換恐不可免。

任朝

討好軍部，曾標榜軍部平日所主張之少數開發主義，伍堂商相兼農相，小原內相兼厚相，永井遜相兼鐵相，阿部自兼外相，定額十四名閣員中，只有十人，農林省官及農業團體的巨頭有馬賴寧伯，酒井忠正伯等，以伍堂氏為農業門外漢，其所措施又重商而抑農，大為不滿，拒與合作，提出農相專任口號。伍堂初尚堅持，但以有馬，酒井等代表大地主貴族的勢力，殊不可悔，阿部乃又讓步，逼伍堂辭兼職，以酒井為專任農相，放棄少數開發主義，酒井與有馬等跟伍堂鬥法時彼此相約不乘機奪取農相一職，今竟自食其言，亟欲一過大臣，可見日本政治道德的墮落。

令夕改

其質朝令夕改，還不止外務省風潮一事，阿部內閣成立之初，為討好軍部，曾標榜軍部平日所主張之少數開發主義，伍堂商相兼農相，小原內相兼厚相，永井遜相兼鐵相，阿部自兼外相，定額十四名閣員中，只有十人，農林省官及農業團體的巨頭有馬賴寧伯，酒井忠正伯等，以伍堂氏為農業門外漢，其所措施又重商而抑農，大為不滿，拒與合作，提出農相專任口號。伍堂初尚堅持，但以有馬，酒井等代表大地主貴族的勢力，殊不可悔，阿部乃又讓步，逼伍堂辭兼職，以酒井為專任農相，放棄少數開發主義，酒井與有馬等跟伍堂鬥法時彼此相約不乘機奪取農相一職，今竟自食其言，亟欲一過大臣，可見日本政治道德的墮落。

合夕改

其質朝令夕改，還不止外務省風潮一事，阿部內閣成立之初，為討好軍部，曾標榜軍部平日所主張之少數開發主義，伍堂商相兼農相，小原內相兼厚相，永井遜相兼鐵相，阿部自兼外相，定額十四名閣員中，只有十人，農林省官及農業團體的巨頭有馬賴寧伯，酒井忠正伯等，以伍堂氏為農業門外漢，其所措施又重商而抑農，大為不滿，拒與合作，提出農相專任口號。伍堂初尚堅持，但以有馬，酒井等代表大地主貴族的勢力，殊不可悔，阿部乃又讓步，逼伍堂辭兼職，以酒井為專任農相，放棄少數開發主義，酒井與有馬等跟伍堂鬥法時彼此相約不乘機奪取農相一職，今竟自食其言，亟欲一過大臣，可見日本政治道德的墮落。

伯

其所措施又重商而抑農，大為不滿，拒與合作，提出農相專任口號。伍堂初尚堅持，但以有馬，酒井等代表大地主貴族的勢力，殊不可悔，阿部乃又讓步，逼伍堂辭兼職，以酒井為專任農相，放棄少數開發主義，酒井與有馬等跟伍堂鬥法時彼此相約不乘機奪取農相一職，今竟自食其言，亟欲一過大臣，可見日本政治道德的墮落。

其質

朝令夕改，還不止外務省風潮一事，阿部內閣成立之初，為討好軍部，曾標榜軍部平日所主張之少數開發主義，伍堂商相兼農相，小原內相兼厚相，永井遜相兼鐵相，阿部自兼外相，定額十四名閣員中，只有十人，農林省官及農業團體的巨頭有馬賴寧伯，酒井忠正伯等，以伍堂氏為農業門外漢，其所措施又重商而抑農，大為不滿，拒與合作，提出農相專任口號。伍堂初尚堅持，但以有馬，酒井等代表大地主貴族的勢力，殊不可悔，阿部乃又讓步，逼伍堂辭兼職，以酒井為專任農相，放棄少數開發主義，酒井與有馬等跟伍堂鬥法時彼此相約不乘機奪取農相一職，今竟自食其言，亟欲一過大臣，可見日本政治道德的墮落。

還不止

外務省風潮一事，阿部內閣成立之初，為討好軍部，曾標榜軍部平日所主張之少數開發主義，伍堂商相兼農相，小原內相兼厚相，永井遜相兼鐵相，阿部自兼外相，定額十四名閣員中，只有十人，農林省官及農業團體的巨頭有馬賴寧伯，酒井忠正伯等，以伍堂氏為農業門外漢，其所措施又重商而抑農，大為不滿，拒與合作，提出農相專任口號。伍堂初尚堅持，但以有馬，酒井等代表大地主貴族的勢力，殊不可悔，阿部乃又讓步，逼伍堂辭兼職，以酒井為專任農相，放棄少數開發主義，酒井與有馬等跟伍堂鬥法時彼此相約不乘機奪取農相一職，今竟自食其言，亟欲一過大臣，可見日本政治道德的墮落。

外務省

風潮解決經

上

阿部宣告外務省風潮解決經

阿部

宣告外務省風潮解決經

風潮

解決經

解決

經

經

阿部宣告外務省風潮解決經

阿部

宣告外務省風潮解決經

或會引起另一風波，亦未可知。

阿部內閣遭受重打擊後，雖仍厚顏戀棧，但基礎顯已動搖，有如風前之燭，在阿部組閣時雖得軍部的同意，但現在軍部急進派

相，亦不能不着急起來，於十月十九日開議中，力言閣務之一心一體，專志於「事變處理」，阿部亦感自危，企圖增厚內閣的基礎

阿部就任以來，對政黨本頗拉攏，嘗歷訪政黨黨首，（此種舉動自岡田內閣以後，便中絕）現在更欲與政黨結納，買其歡心。近年政友民政兩黨祇能送一人入閣，阿部內政

的出身政黨的閣員，有民政之永井遜相，政友之金光拓相，最近阿部則擬一擲原定少數閣僚主義的方針，設置專任厚相及鐵相，

向政友民政兩黨中物色人材，據傳政友之松野鶴平大口喜六，岡田忠彥，風政之大麻唯男均有候補資格，不過，軍部方面對於政黨

的抬頭已預先加以警戒，所謂政黨復活的好夢，實在難圖，即政黨多佔閣員二席企圖恐

亦不易實現，綜觀現勢，阿部內閣已岌岌可危，扶植汪逆偽政權的方針如再失敗，掛冠

恐更在不遠吧。

敵外交新動態

陰謀拉攏美國誘我投降

軍部竟高唱日蘇親善論

（東京特訊）敵近來在外交上甚為活動，據外交界方面探悉，敵現側重於多面協調主義，利用歐戰向各國作討價還價之買賣，協調對象則決定以美國為中心，緩和美國方面惡感，以便繼續獲得美方軍需資源之供給，並重訂日美商約，增加對美貿易，其尤堪注意者，據傳敵方圖利用中美間之友好關係，陰謀策動由美國勸誘中國停止抗戰，向日屈服投降蓋蓋鑒於英國在遠東地位於歐戰起後已極低落，對華發言力量亦減，美國已取英屬而代之，今後單獨聯絡英國已感不敷，故進行奔動美國，出而牽線，其計亦甚毒辣，連日東京各報盛載日美將開談判，日英談判亦將恢復，推美方態度似不甚熱烈，敵狹計或難得逞。

敵內閣現對親美聯蘇問題頗有爭執，聞一般咸主張不妨多多遷就美國以打開外交出路，但軍部方面則攻擊之為媚敵外交，軍部且居然為策動聯蘇之主角，軍部機關報國民新聞連日刊載評論，對蘇顯示好意，若干人士觀察，軍部此舉，一方面或用以牽制所謂媚美外交，一方面確欲向蘇聯送秋波，圖作投機生意，惟各方面尤其是財閥方面頗多反響，多認此非單純的外交問題，且涉及國

內之思想問題，並於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口號有礙云。

敵國經濟總崩潰的開始

日本帝國現在第一次感到了食料的缺乏，米，糖，蛋，以及罐頭食物的分配現在都由政府統制了，在八九月之間，物價飛一樣地增漲，但天皇的御旨却禁止薪金工錢的增

加。阿部內閣頒布的經濟統制法規的數目比較阿部上台的日子的數目還要多，但在這方面陸海軍及軍需工業有優先權，因此作為日本生命線的平時工業就陷入之厄運，困厄已久的纖維工業在電力供給方面又大大地減少的降低，歐戰爆發雖給日本提供了好些市場，但戰爭把整個日本的經濟都佔滿了，和平工業簡直無法抬頭，在名古屋電力對於棉織工廠的供給在白天完全斷絕，這已算到了最低限度但還要把它的活動限制到半夜為止。紡織工廠的合併是從來為政府所反對的，現在突然給政府鼓勵了：有些關門；有些歸併進幾個頭等工廠裏去，報紙都勸勉人民更進一步愛國，要束緊腰帶，早些睡，不可多點燈，其他一切消費部要少，但每個人都要節省金錢，把它存在銀行裏供政府利用。在物價空前騰漲的上月月底，日本銀行發行的紙幣額創造了一個新紀錄，超過了二一六萬萬日圓，即使日本金行還存有五萬另千

萬的金準備，日元的基準已跌到了百分之二十以下，

在日本經濟困難的骨上裹就是中日戰事，這戰事使日本經濟負了它不能負的重担。

民窮財盡

敵紙幣發行額劇增

公債類已達二百零四億

日銀紙幣將達三十六億

(東京航訊)敵國債款額日益增大，據大藏省當局公開報告，迄至十月六日止，內外債共達二百另四億五千三百八十餘萬元，其中內債一百八十七萬八千五百萬圓，米穀證券及蠶絲證券三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圓，外債十二億六千八百八十九萬圓，據云一九三九年度內應發未發之內債，尙未四十九億餘圓，至年度末(即明年三月底)，敵國債額將達二百五十餘億，又查上項已發內債，大部份儲存於政府及銀行方面之金庫中，所謂消化，實乃堆積，據統計迄至六月底，所發公債之存儲於銀行金融機關者佔百分之五三，六，政府機關者(包括存款部)百分之二八，八，一般民間則僅百分之十七，六。

又訊，敵紙幣發行額，近來亦大見增加，九月底日本銀行紙幣發行額達二十六億三千三百萬元，為本年來之最高數，財界方面

預計至本年年底將增至三十六億元，比前年底之二十三億九千萬及去年底之二十八億五千萬元，俱見激增，日來敵財政當局已籌擬增加保證準備，通貨膨脹之現象，甚為顯著云。

據敵國調查

東京十七萬貧苦家庭

(上海特訊)敵國民社會福利工作員聯合會，定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瀋陽調查窮苦人民之生活狀況，調查之結果，可望獲得中國戰事對於敵財民生活的影響若干徵象，調查員之報告中，將列有貧民之康健，生活狀況，及自戰事爆發以來，貧民生活狀態之變更等項，據該會人員估計，僅東京一地，連同散居三條河川上之貧民在內，已有貧苦家庭約十七萬戶，戰爭再延續下去，這些貧民將更無法生存也！

江浙游擊區

敵軍迭遭重創

湖北的慘敗。已經夠受用了。於是集中全力，「掃蕩」游擊區，這不僅爲了鞏固其統治，掠奪，還可以在「掃蕩」之後，抽出兵力來從事進攻。「掃蕩」的主要地點，第一是山西，第二是江浙。

戰事進入相持階段之後，敵我的主要戰爭目標就是游擊區的爭奪，敵人想「掃蕩」我

們的在游擊區的軍隊我們更英勇的給予敵人

以反掃蕩。

蘇嘉一帶敵

軍撤伏

點均須增援，已感不敷，後石川聯隊又調往

湖北增援，兵力更形薄弱，乃往來調動，以

自掩其胆怯。十月十九日有敵軍三百餘，乘

車三列，由蘇州開往嘉興，在蘇嘉鐵路中心

之盛澤附近被我軍埋伏截擊，三百餘敵軍，

完全殲滅。迄最近止，江南已不敢移動，因

流動反易遭我軍襲擊，而增加死傷的數目與

速率。

京滬線

方面控

制宜常

攻，在宜興郊外將日軍掃蕩數隊，便衣隊且

一度攻入城中，京滬路亦常有活動部隊之足

跡，無錫常州車站實際上現已在我軍手中，

故客車尙無危險，而遇日兵車則無不覆沒。

浙西方

村附近，將日兵車四列炸燬，日

兵死亡過半。廿二日晚我軍××

逼杭州×師，又進攻開口日軍重要軍事機關之水電廠，發生激戰，水電廠已爲我軍焚燬。銀山門外我軍同時向該處日軍進攻，雙方鏖戰一晝夜，日軍死傷約百餘名云。



太行山隘七勇士

水公

我軍×部，前在太行山隘。佈前進陣地，因兩翼暴露太多，恐不利於攻守，決將主力引退山陽，以隘路予敵，收。使深入，設伏夾擊之效。決策既定，揮軍中健兒七人，付機槍一挺，并隨身武器及充分彈藥，使扼守隘路，負阻截敵軍，掩護主力撤入新陣地之任。約束既頒，長官親與責任艱巨之七勇士握別，告以主力之撤退及展開，需歷十二小時，在此時間以內，敵如來犯，君等須盡最大力量，予以阻截，過時聽君等撤回本隊，在時間以內，任務過於生命，有聞未到愛惜生命者，毋來見我。七勇士聆畢目送大軍撤入谷口，詳察機關槍掩護前面之扇形射界後測準有效射程，踞槍座待敵之來。二小時，發見由一小隊（等於我軍一排）組成之敵人前衛尖兵隊，向隘口進行。在步槍射程內，向隘口鳴槍叫戰。七勇士置若罔聞，祇以緊張精神待敵進入射界，敵見叫槍不應，認我軍已掃數撤退，遂保持密集隊形，逕向隘界邁進，我七勇士見敵已以無備態度進抵射界以內，遂搖動機槍，發出最高度之發射，半百敵兵，於數分鐘內，被激滅。我七勇士

相顧滿意，更裝填已空之彈帶，待敵人前衛本隊之來。當此頃間，突發現一個刀敵兵，藉岩石遮蔽，蛇行謀逃，我某勇士瞄準射擊，敵創後復起，竟被逃入即角，輾轉遁去。事後由敵方發表中，知為死與我七勇士最後殉職之一人借亡之某軍曹。該軍曹既生還本隊，於半小時後，由兩中隊組成之敵前衛本隊，遂用展開之隊形，向隘口進攻。步兵炮向我所棄之陣地，遂段射擊殆逼，土石飛揚中，敵進入我所棄陣地。四顧茫然不見我軍應戰痕跡，又始終不見有我軍還擊，敵會遂又誤信適與其失隊應戰之我軍。已向谷內撤退，遂令其部下縮短間隔，向隘路搜索前進。我七勇士見半密集之敵人，擊槍環炮進入射界，遂以二人司機槍，五人用步槍，從各角度向敵人猛射。敵人至此始發覺吾利用隘路設伏，倉皇認出目標，集中火力向吾還擊，吾一分鐘六百發之機關槍彈，在敵人未及辨識飛來方向之瞬間，已各自覓安其歸宿地，借半數敵兵作永久休息矣。未死之敵兵，才識我方虛實，既入我射界，被我火網封閉，祇有俯伏待斃之一法，其還擊之槍彈因仰

射不易求準，甚少效力。與我七勇士相持約二小時，此兩小隊約二百人之敵前衛本隊，又被我英勇之七人，掃數激滅。而敵之大隊亦於此際開到，開始向吾四面環攻，以巨炮向隘路所能設伏之地點，作發掘式的猛擊。歷數小時之久。直至所欲射擊之地段，盡被炮彈掘翻，達於雖深藏地之生物亦不能存活之程度時，敵會始揮兵試進，歷若干時間，衝入其火炮造成之滅絕境界。而映入敵肉眼簾者，皆其炮彈搖控之漏斗孔，依然不見與其爭奪隘路之敵人。最後始在一極隱密地點發見一簡陋之機關槍，槍彈已盡，環槍有伏屍七具，中有教員帶有受創後之應急包紮，示其曾數奮餘勇，裹創再戰也。敵大隊長至此始悟敵彼數百部下者，即此含曠長眠之七人，不禁激發其崇拜英雄之觀念。乃整隊收兵，成列於七勇士之前，向部下頌揚七勇士之忠勇可風，具有軍人最高無上之武德，足為世界軍人之模範，望部下師法此種忠勇行為，牢記今日之教訓，中國軍人有此高貴犧牲精神，已不容輕視，武士道有愛敵的精神，我軍今日過此，值得欽敬之敵人，應

杭州去來

梁 樓

當我們到浙江的時候，我們就夢想着，終有一天，我們可以進入杭州去。這一天，到底在最近來到了。

我們得到了担任杭州四圍打游擊的第四支隊口司令的許可，就準備隨着他指揮的便衣隊進入杭州去，這一個喜歡真是非同小可。

三個便衣隊

我們一行八人。大家向老百姓借了衣服來換上。待我們換好衣服出來，彼此一看，不禁嘩然失笑，大家都變成鄉下土老兒，戴着笠帽，拿着扇子，這付神氣，實在有趣。一切準備妥當，我們就大搖大擺地出發了。

三張日本票

在我的口袋裏面放了三張十元的日本鈔票。說起這三張日本票子的來歷，倒是很有趣的，這三張東西是我們去年在江西星子附近作戰的勇士，在敵屍身上找出來的戰利品。戰士們把這些戰利品贈給我，我現在却帶着到杭州去換取更多的戰利品。這次我們到杭州去的費用，也完全用這

三十塊錢，所以我們這次到杭州的挺進，可說完全是日本人出的錢。這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五個小戰士

走到天黑的時候，我們剛走到富春江中間的一個大沙島上，我們就在一家鄉下人家裏歇下來。

這一家有五個孩子，最大的十二歲，最小的四歲，在晚上納涼的時候，他們就捧起隊伍來操兵，大哥打頭喊口令，幾個小朋友操得實在不錯，步伐很整齊，動作很迅速，大哥喊「跪下」，大家一巖齊地跪，非常好看，真不愧是我們的小戰士。

小戰士們操完了兵，就唱歌給客人們聽，什麼「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槍口對外，齊步前進！」「好男要當兵，好鐵要打釘。」這些歌，他們都會唱，並且唱得十分整齊，十分雄壯，我們聽了他們的歌聲，心裏面感到非常興奮，因為這個地方離開敵人已線祇有五百米遠光景，所謂一江之隔而已。

這幾個小朋友的爸爸，就是一個游擊隊員，他們有時候也跟爸爸過去打游擊，探情

適用武士道精神，以軍禮葬其遺體。詭畢，令部下搜檢七勇士遺物，移屍合葬於其生時共守之機關鎗架內。此際其前衝中僅獲生存之某軍曹既悲其同伍官兵之慘死，復被大隊長頌揚七勇士之訓話感動，乃首先出列，亟欲一瞻七勇士之豐采。詎知我七勇士中，尚有一人息未絕，於重傷倒地後，即暗握一手榴彈，謀作最後之一擊，某軍曹檢視死者姓名至彼，彼乃奮僅有之知覺將所握之彈向身傍發發，完成一息尚存不忘殺敵之壯志。某軍曹之屍遂伏於其所敬愛之敵人身傍俯歸天上。惜其骨灰終被運回，不獲長埋太行山嶺，與我七勇士交歡地下也。我七勇士之最後一擊，雖又奪去敵軍同伍一人，而敵人之崇敬心理，反較前更進一層，數百敵兵各昇淨土，以虔誠態度合築一座太行墓，墓成，由大隊長親書「支那七勇士之墓」之墓表，恭立墓前。最後領導全體官兵整隊於墓前，行軍人葬禮，靜默致敬之時間，歷時甚久，多有感極泣下者。此一大隊敵人於所負追擊我軍之任務，竟未達到，我七勇士之忠勇事績，則由彼輩傳佈於大河以北及三島各報，各級敵會且每引為激勵部下之資料，七勇士既未生還，吾軍所知者，亦半得自敵方，惜姓名無考，當有賴於戰史作家之補記也。

（雙十節日草於西安時自晨至暮敵機未離市空計來八十餘架也）

報去，所以他們個個都是很機警，很活潑的。

願淪陷區所有的家庭，個個都像這一家，願全國所有的小朋友，都像他們這五個。

廢墟，廢墟，廢墟

我記得看過一篇鬼子兵在日文雜誌上發表的關於戰爭的報告，他的開頭是這樣的：『廢墟，廢墟，還是廢墟，』而我們過了富春江，到江北的淪陷區一看，走過了十幾個村子，的確，每個村子都成了廢墟，鬼子的放火政策，可說執行得真徹底，我們從這許多村子上，找不到一間完整的房子，連廟宇也燒了！

這些村子裏也還有些老百姓生活着，可是鬼子兵不退，他們就不修理他們的房子，他們祇是在廢墟上面搭幾間茅草屋，生活一下，做做買賣。

在東歪西倒的牆上，又貼上許多無恥，好笑的標語，什麼：『打倒英國，打到蘇聯』，『建立東亞和平，實現中日提携』等等。我們問老百姓，『什麼人來貼的。』老百姓說：『日本佬來貼的。』我們問：『有人看嗎？』老百姓說：『誰去看他們這些東西！』

我在想：老百姓不會看這些標語，老百姓一天到晚看見的却是這些廢墟。老百姓永遠不會忘記是誰燒了他們的房子。

日本人正在向世界吹牛，他們是怎樣努

力在建設東亞新秩序，其實『廢墟，廢墟，廢墟』，這就是日本人建立的『東亞新秩序』。

杭州在望了

沿着富杭公路走，翻過一個嶺脚，再轉一個灣，杭州就在望了！我們望見了莊嚴的六和塔，美麗的錢塘江，和那被我們炸燬了五節，靜靜的躺在那裏的錢江大橋，它始終像一個堅強的犧牲了的勇士，躺在江面上，使每個看見它的人，都會向它的偉大的遺骸致敬。

杭州在望了！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有都，說不出的高興，同時心裏面也覺得有些酸，我的眼睛裏不自覺地流出了淚水。這也許就是一般人所說的『悲喜交集』罷！

進城之前

愈是近杭州，我們的心跳得愈是利害，因為我們正在計劃到底用什麼方法進入杭州城。

在路上，遇見一個剛從城裏出來的老百姓，他告訴我們從前進杭州城，有良民證就可以了，可是現在一定要用戶籍証。戶籍証上一定要照片，有偽市政府的硬印，有偽市長偽區長的蓋章，才能發生效力。

老百姓不曉得這個新辦法，就給日本佬拳足交加地打一頓，打了一頓不算數，還要

把他們衣服剝光，罰他們跪在那裏。就是有了戶籍証，他們檢查的時候，還是很凶的，除了把衣服解開來給他看以外，他們還要人家把褲子脫下來給他們看，就是女子也不能倖免。當我們看見他們摸手摸腳檢查女同胞的時候，我們心裏面真氣，恨不得拿把刀把他們砍了。咳！這個亡國奴的生活實在過不下去了！

我們聽了他的一番話，心中覺得氣憤，但是也覺得高興，因為日本人的毒辣的懷柔政策，原來還沒有徹底地實施出來，他們這樣虐待我們的同胞，祇有叫杭州的老百姓，更大量地加入游擊隊，把鬼子們打出去。

從他那裏知道進城是件困難的事情，我們身邊既沒有戶籍証，也沒有良民証，可是我們既然來到了這裏，我們當然要冒險地進去。

我們終於從一條小路，進了杭州，既沒有受他們的檢查，更沒有向他們鞠躬。

以進杭州這個任務來講，我們是成功了！

杭州沒有米

我們進了杭州城，到了旗下，走過從前國貨陳列館的地方，現在已變了日支物品交換所了，這就是杭州傾銷日貨的大本營。

這時候時間還早，祇有七點光景，門口已經等了好幾百個老百姓，手裏面都拿着一

個小布袋，我們問一個老太太，等着做什麼？他說：『我們等着買米啊，現在我們一天一家祇好買一斗米，並且一定要到這個地方來買，擠死人，有時還買不到咧。這個店要九點鐘才開門，現在祇有七點鐘，你看現在已經等了多少人了。咳！現在連買米都這樣困難，這個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杭州的米要買十七元一石，你看叫我們老百姓怎樣活得下去？』

其實，杭嘉湖是出來的地方，不應該缺米，現在米糧這樣缺，是因為鬼子們掠奪了杭嘉湖以及蘇州一帶的米，去供給他們自己的軍隊，而祇拿出一部份來給老百姓吃，因此知道米價的現象。

蕭條的市面

五色僞旗在空中有氣無力地飄着，沒有人去注意它。

我們先到杭州的四面去視察一周。杭州現在除了旗下和濟和坊一帶沒有一點市面之外，其他地方就蕭條得不像樣子，城站一帶的房子更被拆得七零八落，而城站本身也被炸得不像樣子。

就是在旗下濟和坊一帶，過了晚上八九點鐘，也就冷落得連鬼影子都找不到一個。鋪子裏的夥計對我們說：我們現在賣的祇是些存貨，除了日常用品之外，別的貨賣完了就不再進貨了。

像這樣蕭條的市面，然而鬼子們却可以替這幾個月照幾張相，騙世人說，杭州繁榮了，其實這些都是鬼話。

杭州是這樣，我想別的被鬼子佔領了的城市所謂繁榮，也必然都是這樣。

日僞鈔無人歡迎

杭州的老百姓，都非常珍視國幣，可是日本的軍用手票，就沒有入歡迎，因為老百姓知道這些濫發出來的紙幣是不值一個錢的。至於偽興華銀行的鈔票，我們更是一張也不見。

在杭州買東西是很有趣的，如果我們拿國幣在和店家買東西。他們一定和顏悅色地招呼我們。並且我們給他國幣，他們就把國幣找還給我們。如果我們用日幣向店家買東西，他們的臉就沉下來，給他日幣，他們找還我們日幣，連一分國幣都不願意給我們的。

淪陷區的老百姓這樣珍視國幣，實在是最值得我們高興的好現象。

沒有頭的汪精衛

在杭州，牆上貼了很多荒謬的標語，從這一個現象現可以看到日本分裂我們內部的陰謀。

汪精衛的一篇無恥的廣播演說詞，像「包醫梅毒專制包皮」的廣告一樣，到處都貼

滿了，可是並沒有人去看它。在這張招貼的右上角，有一張汪逆老着臉在播音的照相，臉上現出很尷尬的樣子，說也奇怪，有好幾張招貼上汪逆的腦袋已經不見了，不用說，這是淪陷區裏面的老百姓痛恨漢子的表示，他們希望全國同胞和中央當局趕快把汪精衛的頭腦搬了家。

杭州的人心還沒有死！

漢奸的心理

這次在杭州居然有機會和幾個偽政府裏面的漢奸談話，這實在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他們都表示，他們幫日佬「幹事」實在是沒有辦法，因為他們的家庭負擔實在太重，他們都願意「明幫曹操，暗保劉備」，實際上他們在害怕着有一天國軍會攻進城去，把他們都殺了。

在鬼子手下，我們更認清了鬼子狰狞的面目。他們說：日本佬都是反面無情的，不管你怎樣忠對他們幹，但是祇要給他們拿到一莊「錯事」他們就要對你老實不客氣，像某人幫日佬捉住了一百幾十個游擊隊，「功勞」

不能說不大，可是做了一件「錯事」，日佬就把他解職，結果，還是給游擊隊抓去殺了。

做漢奸，兩面都有死的危險，這實在是在世界上最可憐的一羣。

他們知道鬼子會反面無情，所以拚命做

說些什麼才好呢。他把我送到很遠的地方，當他回轉時，黃昏的影子，已經蒼茫來臨了。

第二天，我終於向着呂梁山，向着呂梁山的愛護我的友好們，做着依戀的苦笑，孤寂地告別了。

渡過黃河，我踏上陝西高原，我向着歸來的路上走了。

現在已經是一個半月了。然而，在一個半月之中，突然，却有一個意外而驚奇的消息，從遙遠的呂梁山傳來了：在五月的柳林的戰役里，那個愛護我的，勇敢的蔡將軍，竟不幸做了敵人的俘虜了。於是，他的緊張的影子，又幻夢似的活現在我的面前了。而他堅決的語言，却開始又在我的耳際喊跳了：

——只要和他們戰鬥就行。不戰鬥，我們這些失掉家的人，怎麼能夠打回老家去呢……

呵，這東北大草原的渴望者，家鄉的幻想者，如今，勇敢又使他創造了一個戰鬥的故事。

於是，我懷念起呂梁山來了，於是，我懷念起在患難中的友情了。

一九三七，七，深夜(反攻)

我們要把燦爛的國旗，插到杭州城上去！

大搖大擺出杭州
我們大搖大擺地走出杭州城，循着原路回到富春江邊上的游擊根據地。在守江防的弟兄的房間牆上，發見了這兩句話：
「槍林彈雨之下，是軍人們的娛樂所！」
這幾句話確實可以代表富春江畔敵口支隊一般游擊戰士的精神。

呢，我們打聽的結果，原來他們有四個月沒有發餉了。
為什麼日本兵什麼東西都要「興交興交」呢，我們請他們來的，現在我們已不得他們快快退兵，滾到東洋大海去，他們要是再留下去，我們實在活不下去了。

暗「保劍歸」的工作，像這樣的「兩面派」，我們應該努力爭取的。
他們說：幫日本鬼「實公事」的；也有的沒有好死的，這句話又得了一個有力的證據。
四面都是游擊隊，都偷偷地對我們說：杭州城裏的老百姓，都是游擊隊啊！日本鬼子進來吧！
姓說：日本鬼子最怕的便是游擊隊，我們老百姓說：「大大支那兵（指正規軍）白天格格蓬蓬，先生（鬼子自稱）不怕，小小支那兵（指游擊隊）白天是良民，夜裏格格蓬蓬，先生真怕真怕！」
靈隱寺上面的北高峯去照相，山頂就有手榴彈。
到一隻西子湖裏了！滿湖上冷冷清清，看不到湖濱公園岸上，站着好幾個橫拿着槍的湖本憲兵。西子湖被強盜了！我暗暗對西子湖說：終有一天，我們要把你從鬼子的恥辱，叫你再能光榮地見世奪回來的。
加數軍內部的反戰空氣，來消耗他們的人力。
被強盜的西湖
滿湖上冷冷清清，看不到湖濱公園岸上，站着好幾個橫拿着槍的湖本憲兵。西子湖被強盜了！我暗暗對西子湖說：終有一天，我們要把你從鬼子的恥辱，叫你再能光榮地見世奪回來的。

誰也不願意到西湖去，因為看見了西湖會痛心，同時，誰也不願意受了他們麻煩的檢查。
西湖四圍做生意的人都餓得沒有飯吃。好幾所大廟裏的和尙做了漢奸，這輩狠心狗肺的賊禿！
「興交興交」
有好幾個做小買賣的人，向我們來訴苦，擺小攤子的老婆婆說：今天從城買十包香烟出來，却給檢查的日本兵「興交」(鬼子的洋譯漢中國話，「奉送」的意思)了一包去，我賺也賺不到一包烟，挑雜貨担的老頭子說：今天挑過清波門，給日佬「興交」了兩枚棉紗線，六枚引線去，這個小生意實在做不來了。拉黃包車的說：他們到中國來，並不是我們請他們來的，現在我們已不得他們快快退兵，滾到東洋大海去，他們要是再留下去，我們實在活不下去了。
為什麼日本兵什麼東西都要「興交興交」呢，我們打聽的結果，原來他們有四個月沒有發餉了。

他搖搖頭，兩隻大眼睛一瞪，額角上堆疊着幾條紋，他堅決地說：

——敵人那會有力量呢！就是他冒險來向我們進攻，我們也有辦法的。

——什麼辦法？

——只要和他們戰鬥就行。不戰鬥。我們這些失掉家的人，怎麼能夠打回老家去呢……

隨着這有力的語聲，一縷欣喜的笑容又在他的臉上展開了。

我們談着話，飲着汾酒，吃着野菜，把一天的生活快樂地度過了。天黑了，我才離開他，自己走回十五里地以外的一個山村去。

從此，他的堅強的影子，常會夢幻似的活現在我的面前，當我每次看到他在大風沙中，騎着他的那匹不馴服的飛快的棕色的戰馬馳上戰地去的時侯，我往往要揚着手向他高聲地歡呼着，而他像一個健強的青年騎士，頭上戴着一頂黑色長毛狗皮帽子。身上着一件黃色的大衣，他巨人似的坐在馬背上，一隻手揮搖着，他尖聲地喊着：

——好！回頭見，回頭見！

這樣，那匹棕色的戰馬，像一個迅速的影子，却立刻消逝在大野的灰茫中了。

他是一個愛好戰馬的人，有時，他常常站在他的戰馬跟前，用一種習慣的動作，一隻手輕輕地拍着馬的背脊上。

有一次，我問他：

——你這匹馬好處在那一點？

他笑着，高興的說了：

——就是跑的快，只要你一騎上，牠就拚命的奔跑，不肯停一停。牠一點也不老實，大家誰也不敢來騎牠，人家稱牠起了一個名字叫「火車頭」。

——啊，你從什麼地方買來的？

——不是買的，這是在毛咀山作戰時得到敵人的。

不久，春天來了。呂梁山在溫暖的陽光下，開始了新生。山谷的積雪融化了。人們在快樂中墾殖着自己的土地。春，是適於戰鬥的，於是，千萬大眾都在準備着，準備着決戰，流血……讓呂梁山的火城，更怒吼，更震盪，更燃燒，更擴大……

廣大的行列在艱辛地勞動着。戰鬥在嗚叫着。在深山幽谷，在樹林叢莽，我奔蹶着，我穿行着，帶着新的希望，我隨行在千萬大眾的後邊。高原風砂，火海，血海，飢餓，疾病，呻吟……

我病了。然而，爲了偉大的戰鬥，爲了祖國的永生，我曾經幾次在忍受着苦痛，忍受着疾病的折磨。身體雖是一天一天的瘦弱了，但我懷着生之意志，我終於掙扎着要活下去，在風沙漠漠的高原上，在呂梁山的火城上。

——回到後方去休養一個短的時期吧。

聽到這樣親切而真摯的慰勸，我固執着，我堅持着，我不想離開呂梁山。

是五月了，一天，我喘息着微弱的呼吸，拖着疲倦的腳步，在山岡上，向着柳林的山，慢慢地爬行。

走進蔡將軍的窯洞里，我暈迷地坐在一條凳子上，把腦袋依靠着牆壁。我休息着。我輕輕地這樣說：

——病了這些天總是不見好！這樣怎能做工作呢？

——你還是暫時回到後方休養一下吧，不要太固執了，病好了再回來……

——是的，我該聽你的話。

——那麼，你就決定走吧。

我點着頭。這樣，我便決定要在明天離開呂梁山了。

——希望，我們很快看見面。

沉默着，我憂鬱地說了。

——只要你的病會很快地好了，那麼，我們見面的機會也就會早的。

從他屋子裏走出來，他一邊送我，一邊這樣安慰我。他看了我，關切似地，又……

——你明天走，在路上千萬要當心身體。

我點着頭。我默默地走着。眼看快要到了柳林的街市，忽然，他從軍裝的袋子里，用手摸出一個紙包來，他看了看我，微笑着，便熱情地情辭說：

——我沒有什麼好的東西送給你，這幾塊錢，你帶去好在路上零用。

我一陣感到不安。我真不知道要對他

我懷念呂梁山

(散文)

黑丁

我懷念呂梁山。而今，呂梁山已成爲我記憶中一個鮮明的戰鬥的活的夢影。那怎能使我易於忘却呵，想想，在那遙遠的，被血染紅的豐饒的高原上，人類不是已經給歷史建立起一座堡壘似的堅固的火城，這火城在怒吼，在震跳，在燃燒，在擴大……它叫出了祖國的內心的語言。它說明了我們的去向，我們的進取，和我們的遠大的光明的未來。……

這是一片含有着遠古意味的優美的地帶。荒原曠野，開拓了新的墾地。森林在生長着，礦山在被人掘用着，一片黑，一片紅，一片黃，一片綠，一片濃密與深茫。向遠處望，這地帶又深，又高，又遠，那真是無邊際的廣大無邊際的遼闊呵。

在這優美的地帶上，遍地盛開着自由的燦爛的血花，我歡笑着，我歌唱着。我看見了黑暗，我看見了光明，我看見了真理，我更看見了屬於祖國的城堡，祖國的村鎮，祖國的山野，祖國的河流，祖國的樸實而善良的民衆。灰黃的冷漠的風砂，從荒邊遙遙吹來，它給這地帶撥開了一片抖動的面影。這是偉大的奔放的交響。這是反抗着的戰鬥的歌聲。那里還有比這更優美更偉大的地帶呢？是遙遠的東北大草原嗎？是家鄉的豐茂的山野嗎？在大風沙的灰濛中。我望着，我默默地想着。於是，我的心燃起了高度的熱情，燃起了熾熱的思戀！然而，這孤獨的悲感，却赫然被我遺忘了，從此，存在我的心里，只有戰鬥的烈火。

我歡笑着，我歌唱着。我被呂梁山的乳汁在養育着。

一個堅強的進取者，那是適於生長在風砂漠漠的優美而偉大的地帶。黃泥，沙土，煤塊，樹林，草莽……人們在自由的呼吸着。把生命交給戰鬥，交給祖國。在艱險與苦難中，在火與血的奔流里。去爭取生存，去爭取明天。

呂梁山，養育着千百萬戰鬥的大衆。大家是一條心，大家是一致的呼聲：

——同志，團結起來！抗戰到底！

在這一一致的呼聲中，於是，臨縣，方山，中陽，離石，柳林，石樓……都屬於我們了。呂山的火城在怒吼，在震跳，在燃燒，在擴大……而火城脚下，是深掘着敵人的墳墓，

戰鬥是快樂的。想想，自己生活在呂梁山的高原上不正是整整半年了嗎？在這短短的半年中，我深受着戰鬥的有益的教育，我被忠實於祖國的友情所愛護。戰鬥使我堅強，友情使我進步。

我不能忘記，我永遠不能忘記，在愛護我的友情之中，給我印象最深的，那便是一個勇敢的戰士——蔡副師長熊飛將軍了。他是東北人。他的年紀已經四十多歲了。他的爲人是正直而慷慨。矮小的身個，圓臉子，兩隻大眼睛。他和人講起話來，常常愛帶着有趣的口吻，而臉上還要浮着一縷欣喜的笑容。看來，他好像永遠不會生氣。我第一次認識他是在柳林的一個山村上，以後，我們常常來往了；不是他來看我，就是我去瞧他。戰鬥便他忘却了生命的存在。而勇敢又使他創造了許多戰鬥的故事，在雁門關，在陽明堡，在享縣，在忻口，在毛咀山，在石口，在柳林。在所有的戰鬥的日子里。

記得，那是在三月七日，一個戰鬥的勝利剛剛完成，我從上白霜火線經過柳林時，我興奮地爬上山村的窑洞去看他，一進屋，他很快樂的這樣笑着向我大聲地問：

——怎麼樣？又得到了許多寫作的題材吧？

——是的，得到一點。

我笑了。但接着我向他問：

——在不久的未來。敵人還會向我們進攻嗎？

寫在後面

這一期的出版，本刊是有了一年半的生命，時間雖還甚短，但在人力物力困難之下，本刊尚能得有今日，應該感謝許多作者讀者的給予我們的援助，在自己，也為它的終不致於夭折而欣喜。

刊物已出版了一年半，到底對社會對文化對抗戰有什麼功罪，自己還不知道，但是二入的一時的毀譽，也還不足作為定論有吧。我們不計毀譽，我們只是抱定為抗戰文化而工作着，不斷改進着。我們只相信有一分熱發一分熱，有一分光發一分光，誰也沒有理由叫一絲絲的光不要再發亮，只讓太陽照耀着大地；倘如是，則世界上只有太陽，一切的發光體都要消滅；究竟這是說不通的話，做不通的事。

但我們却也有着實感感覺到有更重要的任務在肩頭。一般的刊物並不怕它多，目前的浙江各地出版界還不夠活躍，可是文摘型的綜合刊物在浙江比一般刊物還急需，因為運輸的困難，別說廣西四川內地的書刊極難於運入浙江，更難得傳佈浙江各縣，就是我們的鄰省安徽江蘇福建江西等地的重要刊物也很難獲觀，我們能力有限，不能在游擊之外再出一個文摘型的刊物，因此很想以一半的篇幅選刊內地各報章雜誌上的好文章，或通訊社文稿，名人演講詞等，最近本社徵集到各科刊物已較多，類皆去為本地書店代售的，所以自這一期起便以選載為主，而以特約撰稿為助。但本刊仍當多載與本地有關的文字，使在文摘型中，還不失地方刊物的色彩。

要在溫州——浙江能辦得比較好的文摘型的刊物，不是編者獨力所能成功，還有求於談者的幫助。

本刊所選的文字，各種性質的都有，而我們還要取其理論較為淺近，述事較為生動者，甚忌過於專門高深。

這一期最重要的文字，當然是馮副委員長的報告詞和純青先生的批判侵略者的基本理論一文，但我們還要向讀者推荐，黑丁先生的散文「我懷念呂梁山」應該說它是詩較為適當吧，是抗戰以來，不易多見的優美的散文詩。

編者

板垣陣線

傳最近日本陸相板垣提出一驚人計劃，擬發動一大規模之遠東戰爭。擬以第一艦隊全力對美採取攻勢；第二艦隊；一部對英取守勢；第三艦隊一部對法取攻勢；中國沿海，仍由第三艦隊一部，並增加兩三艦隊一部擔任之。至陸軍方面，擬擴成四十一個正式師團，四十個預備隊，二十個獨立混成旅。對中蘇準備用十三個師團，二十個預備隊，十六個混成旅，對南太平洋則擬各用五師團及五預備隊，進攻安南菲律賓，二師團三預備隊對新加坡。餘則擬分駐於國內及朝鮮台灣等地。惟海軍省反對甚力。

敵秘密處決反戰官兵

自十一月八日盤據滄州（在冀南）敵瀾川旅團發現參加反戰團之官兵廿七名，被捕後，津敵會大起恐慌，連日派大批憲警，在平津各地敵軍內部密查，先後查及反戰官兵甚多，計捕獲為首官兵清水旅團十三名，吉田旅團廿四名，內綠琴大尉一名，交出二名，吉田俾田一名，少尉伍長六名，現敵將軍軍密處決，餘皆押送琉球北部小島拘留。



00623

市图书馆庄

《学刊》《格致》月刊

(1938.5—1940年3月)

一期 — 二十二期

二卷 — 二期 — 十一期

三卷 — 一期 — 四期

二、三卷之残缺

也之重本

各母均已不存

以应我如有需要，拟协助

将馆藏中《学刊》期刊加封面

胡均

记

1989.

2.25